



# 父爱的味道

□ 柳林

那年春节我回乡探亲，刚进家门，发现两年未见的父亲明显老了。老人头发花白、皱纹密布、步履蹒跚、目光乏神，全然失去了曾经的英俊和豪气。

在与父亲相见的一刹那，我的心顿时震了一下，我突然觉得父亲就是在这一瞬间猛地老去了，这让我实在难以接受。我不相信岁月会如此无情，让一个为儿女操劳半生、费尽心血的人走向衰老，多么不公平！可这就是现实。虽然只能接受现实，但是作为儿女，尤其是有了自己儿女的儿女，对于父亲的衰老，是无论如何都有些伤怀的。透过父亲额头的一道道皱纹，我似乎看见了一条条岁月之辙坎坎坷坷地向父亲袭来，一股股风霜雨箭向父亲射来，他跋涉的背影在雨中、在风中，又隐隐约约地突然出现。

父亲出生在一个叫石庄沟的地方，那里到处是沟沟壑壑，很贫瘠。那里的人们头顶风沙，一次次播种，一遍遍收获着微薄的希望，遇到大旱，往往颗粒无收。

生长在这样环境下的父亲，从小就生活不易，没有条件上学，六七岁时便放羊、放牛，跟着长辈干农活。长大成家后，我们家和同时代的许多家庭一样，兄弟姊妹多，7个孩子要吃饭、穿衣，在那个年代，父亲不付出他的所有心思，光景是难以维继的。那时候，父亲除了种田外，空余时间还要上山给猪拔菜，给羊割草。他的精力几乎都用在了劳作上，故而也就难免有些倔脾气，他一生气，我们连话都不敢多说。我那时还很小，只要能填饱肚子，便不知人生的酸甜苦辣，对父亲的艰辛自然也了无所知，正所谓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。

直到我在外上了中学，对父亲的认识才深刻起来。他常常骑着那辆半新不旧的老“红旗”，为了我在来回30多里的土坡路上奔波。我知道他的生活很苦，但我不知道他的内心是否快乐。很多次，我向父亲说：“爸，别跑了，挺远的，我在这里挺好。您老这样跑，会受不了，有需要的，我会自己回去取。”可父亲总说：“没事，有这个车子，比爬山打草好多了。你只管好好学习，我没啥。”

记得在乡高中上学那阵，因我身体单薄，父亲常常去看我，家里的鸡蛋父亲几乎全给我带到了学校。因为路不好走，他总是把鸡蛋垫着软草一层一层地放在铁桶里，压紧、盖严。我每次从铁桶里往出取的时候，

一层一层地翻开，就像是一层一层翻出了父亲的精细、谨慎、关怀和疼爱，泪水就止不住地涌动。

那是一个阴雨季节。当天上午正下着大雨，我们上完课连教室都没法出去。因为大多数学生都来自农村，所以很少有谁能买得起一把雨伞。课堂上，老师刚讲过朱自清先生的名篇《背影》，我望着教室外的雨帘，回味着背影的滋味。檐头的雨哗哗地泻着，地上的水哗哗地流着，我的思想随着这淋漓尽致的雨水油然复杂起来，心灵中沉重的背影和着这阴沉的雨景，把我的思绪带到了故乡的深处。在那里，在我的视野及思想所及之处，背影，一个默默的背影，一个微驼的背影，一个让我崇敬、让我温暖、让我心疼、让我流泪的背影塞满了我的胸腔。整整一个上午，我的思绪都被背影牵着、被雨水淋着，直到中午放学，我还没有走出那个深沉的背影。走出教室门外，我才有被雨水湿身的感觉。“拴柱！”我隐约听见身后传来一个微弱而熟悉的声音叫着我的乳名。我转过身，却见父亲手里提着小铁桶站在屋檐下，尽管身上有一小块塑料布，但因为屋檐窄，他的衣襟、裤腿直至鞋袜全都湿透了，而那个小铁桶却紧紧地贴靠在墙角。我赶紧跑过去，接过铁桶，拉着父亲的手就往宿舍跑。父亲说：“没事，淋点雨下火。”其实，我何尝不知道，从父亲身上被雨淋的程度，足见他已经再雨中站了很长时间。午饭时，我让父亲吃饭，他说吃过了，问我还有什么事，我说没什么了。饭后，父亲坚持要给我洗饭盒，任我怎样推辞阻拦，他还是把饭盒替我刷了。父亲看看雨下得小些了，说要走。我让父亲休息一会儿再走，可父亲从兜里掏出塑料布，披在背上，回头看了看我说：“需要啥给家里捎个信儿。”说完就出了门。我跟着父亲，想送送他，父亲却说：“回去吧，没事。还下着雨呢，别凉着。”我把父亲送出校门，父亲就再也不让我送了。看着父亲跨上车，那块显眼的塑料布在茫茫的人流中飘来飘去，忽隐忽现，愈飘愈远，愈飘愈小。泪水伴着雨水不知什么时候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父亲，这就是父亲，他匆匆地来，又匆匆地去，留下的是至爱和关切，带走的是风尘和劳累。

上学是很费钱的，尤其是子女多的家庭，虽然那时人们大多不富裕，但该交的学杂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书

本费一样都不会少。上高二的时候，我很想买一套复习资料，可想到父亲刚刚把伙食费送来，如果再要钱，怕他为难，于是就等了几天。可这套资料上课经常用，情急之下，我还是跑回家了。父亲一听我要买复习资料，便把母亲攒的鸡蛋收了来，拿去供销社卖了。他清点了那几张皱巴巴的零钱，见有一张破的，就找了浆糊和纸条，精心地糊好，又从兜里摸出几张零钱，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多三毛，你都拿着吧，路上饿了买个饼吃。”我含着泪接过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

转眼要高考了。父亲怕我吃不消，来看我的次数更多了。这时正是夏天，我怕父亲路上中暑，让他不要跑了。父亲却说：“没啥，我跑不过流点汗，你动脑更劳神。”

高考那几天，我在考场里，父亲便守在校门外。那几天，天气不是下雨，就是闷热。我坐在教室里倒也清静，可父亲就苦了，要么淋雨，要么热得大汗直淌。我劝父亲不要在外面等，找个凉快的地方，父亲却说走远了不放心我。我每次考试出来，父亲见我脸红，就说：“渴了吧。”说着，就把早已准备好的水递过来。喝着父亲递过来的水，我的心里无比踏实，就像小时候躺在故乡大山的草地上，一种暖洋洋、软绵绵的感觉。

父爱，像一棵参天大树。这种爱，有深沉地扎进土地的情，也有高昂地升向蓝天的义，在这种爱的养育中，我走上了艰辛而可贵的人生之路。

如今，父亲老了，与许多城里同龄的人相比，父亲的确是老得过早，全然没有那种饱满、活跃的神情。他老了，我们儿女每次见了，都说子女大了，父亲应该享享清福。父亲理解我们的心，但他不赞成我们的思想，他说人其实是闲不住的，不动手反而会出问题。父亲的话朴实得就像大白话，却很发人深省。我不知道他的青春年华是怎样度过的，我想象不出来，但从他过早衰老的面容，我感知了父亲艰辛坎坷的一生。他没有太大的能力，但他是一个要强的人，在生产队当队长时，每天带领村民春耕或是秋收劳作，十分细心，间苗、锄草、培土、施肥，每一道工序都小心翼翼。他善于总结，有自己的一套种地论：“翻土要深，不能只刮地皮；锄地要经常，不能偷懒；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；伏里锄地，自带三分雨……”父亲不识字，也不是农业

专家，他这一套与农事有关的“土经验”，真可谓既实用又管用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那里春秋两季都搞植树造林，绿化程度当时在乡里很有名，县乡多次组织人员前来参观，召开现场会，总结推广了他们的经验。当时的《农民日报》记者苏向东为此采访父亲，他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我没有什么本事，只要能和乡亲们一起干点力所能及的事，也算为后人造了一点福。”冬季农闲，他组织男女青年成立戏班子，当时排练了反映移风易俗的小戏《彩礼的风波》《夫妻学文化》和对唱《交公粮》等节目，在乡里举行的文艺汇演比赛中获得了表演创作第一名的好成绩。

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，当了十多年队长，为了子女的事，从没有走过“后门”，单凭着他微薄的力量和淳朴的智慧，让一个个儿女走上了自信的人生道路，这是我善良朴实、可亲可敬的父亲。在我看来，他的这种能力与现在许多人的能力可能相差甚远，甚至格格不入，但是，这种能力才是自然赋予的最有代表性的高尚、伟大、持久、坚毅的精神财富。父亲不仅把这种能力传给了我们，还传给了身边的更多人。

回家几天，父亲对我的儿子、他的孙子疼爱至极，又是觉得懂事，又是觉得聪明，这应该说是一种隔代亲吧！父亲对孙子的亲情竟然如此，而我们小的时候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如此亲近地对我们。生活的重压与年龄的因素固然是父亲严于亲孙的重要原因，但我分明觉得父亲是从孙子的言行看到了自己骨血、性格和精神的传递，看到了他苦苦培育的果实丰硕饱满，才会如此欣慰。在与父亲的谈话中，我提建议让父亲来城里住，父亲却不肯，他说：“现在乡下生活得挺好，啥也不缺，你们每天都忙着上班，我去了也给你们帮不上什么忙，帮倒忙更是不忍心。”

对于父亲，其实有许多需要我们子女去为他刻画的东西，但总觉得又不知从何画起，或者为他画些什么，即使勉强画出来，也总觉得画得极不像样，总觉得画出来的都对不起父亲。这就是父亲，这就是我的父亲！我之所以无法满意地画出他，大概是因为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，而是包容了一种精神，一种无私的、忘我的、永不衰落的精神境界。这种精神和境界无论如何，都是轻易画不出来的。